

钦志新 著

太湖义盗

● 春风文艺出版社



太湖义盗

钦志新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沈阳

太湖义盗

Taihu Yidao

饮志新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鞍山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130,000 开本:787×1092¹/₃₂ 印张:6³/₄ 插页:2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

责任编辑:宋加哲 责任校对:潘晓春

封面设计:安迪

统一书号:10158·1044 定价:1.15元

内 容 提 要

雍正年间，苏州城来了位神秘的人物，自称亦匡贝勒。在三月三虎丘庙会上，偶遇貶黜将军吕品重之女吕玉环，他欲纳其为妾。吕玉环抗婚外逃，途中结识了太湖七十二峰总寨主席震泽。他俩摆脱了知府捕快的追寻，进入了太湖。由此，引出了一场波澜起伏、错综复杂的斗争。那位神秘人物也终于暴露了真面目，原来他就是微服南游的暴君雍正。为铲除暴政，报家仇国恨，吕玉环在席震泽帮助下，对其连续行刺，可诡诈的雍正竟化险为夷，逃出了太湖……

目 录

第一回	受林连将军归乡 看船戏平地风波.....	1
第二回	追女儿主遭祸殃 拦小姐仆受挫折.....	10
第三回	道不同淑女幽情 路不宁侠男仗义.....	22
第四回	白衣女良莠不分 席震泽湖边中箭.....	32
第五回	以桃代李捕头计 左右为难慈母心.....	40
第六回	蝇营狗苟求升官 磨剑十年为报仇.....	50
第七回	项庄舞剑另有意 凤凰来仪亦是假.....	63
第八回	误钻圈套侠女恨 斩草除根暴君心.....	72
第九回	搬救兵泛舟太湖 遇歹徒主仆罹难.....	81

第十回	脱险境母女相逢 进谗言借刀杀人……………	91
第十一回	水灵子身陷芦荡 席震泽夜闯苏州……………	105
第十二回	俗与道湖面逞能 姐和妹情场纠葛……………	116
第十三回	金钗钓鳖愤狠毒 助紂为虐叹自私……………	130
第十四回	为妹作媒拳拳心 题诗别寨耿耿志……………	141
第十五回	珠联璧合抗魔头 春风化雨救恩人……………	150
第十六回	刀光剑影悟易理 兔死狐悲哭苍鹰……………	160
第十七回	无耻徒有心探秘 天真女无意泄密……………	168
第十八回	杀宦军群雄争先 斗魔头僧俗合力……………	176
第十九回	闯龙潭同仇敌忾 施诡计金蝉脱壳……………	192
第二十回	夜沉沉慈母殉命 水茫茫烈女何在……………	201

受株连将军归乡

第一回

看船戏平地风波

三月初三，时逢虎丘庙会，无论山上山下还是通达城廓的七里山塘，到处游人攒动，滚滚如流。这里是海内共知的地方，从秦始皇以来，不知有多少帝王将相、墨客骚人前来探古访幽；它自是苏州当地士子百姓每年赏春的第一去处。今天天气又好，山顶云岩寺雄浑的钟声传出不久，太阳就冉冉东升，把暖融融的光芒普撒大地，风儿轻，花儿香，垂柳枝条挂满绿意。它们溶成春之手，不仅把那些平常懒得动的老头子、老婆婆召唤出城，连郊外的农夫，也都罢锄歌担，与城里人同乐。

阊门外枫桥镇上，铁岭关附近，有一士绅人家却闭门纳户。宅第的主人姓吕名品重，五十开外年纪，长得虎背熊腰，脸如重枣。他本是雍正朝赫赫有名的西征大将年羹尧手下一名参将，后来年羹尧被雍正诛杀，他遭受株连解甲归乡。在这父母留下的老宅子里生活已有几年了，他始终深居简出，除因丢掉乌纱帽羞见乡里，更重要的是怕走东串西一旦招来雍正派出的亲信密探的怀疑，上报朝廷就会惹出杀身之祸。他不单自己明哲保身审慎度日，对老婆女儿也是同样要求，一年四季绝少让她们出门，弄得这偌大的府宅就象一

口钉紧的棺材似的。今天逢上虎丘庙会，别的大户人家或坐轿，或乘船，阖家老小欢欢喜喜游山赏春去了，只他们闭门家里坐，吕夫人上了年纪尚熬得住，女公子吕玉环却如囚牢笼，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出去。她知道父亲刻板得很，就去央求母亲。吕夫人体谅丈夫的苦衷，劝导女儿：“前几年老爷在任上时，我哪年不带你去虎丘山玩几回，可今非往昔，人多地方容易招惹是非，一旦出了啥事，碰着那搬嘴弄舌的人，我们可获罪不起！”吕玉环嘴一撇说：“你们就是胆小，树叶掉下来也怕砸破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雍正皇帝也是父母养的，难道就一点不讲理！”“小贱人，快给我住嘴！”吕品重不知什么时候走进房间，听到女儿竟敢议论皇上，立即喝止。要不因膝下就这么一个千金宝贝，凭着他的脾气，会狠狠揍她一顿，使之今后不敢再乱嚼舌头根。当下，他沉着脸，厉声厉色训了一通，克得吕玉环嘴上差点可挂个油瓶。吕夫人知道女儿从小任性惯了，脾气倔强得很，只怕激出更不入耳的话来，慌忙劝丈夫息怒。吕品重咽口唾沫掉转话锋又数落起夫人。吕夫人忍受委屈，由着丈夫发泄。吕玉环却不愿再听，一扭头走了。这倒不能全怪解甲将军小题大做，那雍正既凶残如虎，又多疑如狐。他得以坐上皇帝的宝座，全凭施展阴谋手段篡改诏书和支使那班血滴子谋杀异己。当皇位坐稳，为了清除隐患他先把神通广大的血滴子集团用毒酒药死，接着，又将拥戴有功、权势烜赫的舅舅科隆多和大将军羹尧一伙铲除干净。再后来，在全国遍布鹰犬，一旦搜集到不满朝廷的言谈，即使一品大员，功臣之后，也决不放过性命。吕品重是这样的身分，他当然要比

一般人出言吐语更加小心了。

吕玉环非旦没玩成，反受了一顿骂，气得她关上了闺房蒙头大睡。突然，她耳边传来隐隐约约的锣鼓声。她不由得蓦然而起，推开窗棂往野外望去，只见几里之外的山塘河里，排列着许许多多大小船只。哟，那不是看戏吗？她心里发毛了。这苏州古时没有戏院，每当佳节，戏班子在大船上搭戏台，串演有趣的戏文。吕玉环过去最爱看这种戏，此刻听到锣鼓声，一颗心就象被勾住似的。可想到刚才的怄气，她只得气恼地把窗一关，身体重重地横到床上。

“小姐，小姐，”丫头梅香火急急地奔进房门，“山塘河里快开戏啦！”

“关我什么事！”吕玉环负气地把身体侧向床里，“老爷不让出去，大家闷死拉倒！”

“唉，”梅香咽口唾沫，“可听隔壁阿贵说，今天演唐伯虎点秋香哩，不看多可惜。哎，能不能再想想办法？”

吕玉环听着心动了，她转过身坐了起来，反问梅香：“老爷怕惹出事来吃罪不起，一点不肯松口。能有什么办法呢？”

“喔……哎，我俩不能装作阿贵家的亲戚，乘他的船上山塘河去？别说根本不会惹是生非，万一有点不周到，也有阿贵做挡箭牌。”

阿贵姓陈，是个孤身小伙子，以从山里贩来柴片摇船叫卖为生。吕家所用烧柴都是从他手里买的，不仅丫头梅香与他熟悉，连吕小姐也认识他，知道他是个心地纯正、见义勇为的小伙子。吕玉环乍听心头倒也一热，但很快又冷下来，

快快地说：“这主意虽然好，可老爷不会答应的。”

“哎，我们可以去央求太太。就由我去找她，只说你气得不想活了。太太最心疼你，一定会答应……”

吕玉环见梅香满怀信心，也就答应了。她眼巴巴地盼望着佳音。

梅香很快脸上挂着笑容回来，说：“巧得很。老爷上书房去了，只太太一个人在房里。她开头也不肯，被我死缠活绕，松口啦，但关照得走后门悄悄出宅，只略微看一会就赶回来吃饭。”

吕玉环马上满脸高兴，帮梅香把几件村姑衣衫找出来换上，下楼从后门溜了出去。

陈阿贵早在自家门口等得不耐烦了，看见主仆两人同来，真是喜出望外。吕玉环从他俩的攀谈中看出，阿贵和梅香是早已约定同去看戏的，可见关系十分亲密。她惆怅地想，梅香也只是十七岁，比自己还小几个月，倒有了相好的，可自己呢？做官人家看不起这种罪臣门户，一般的士绅又不在父亲眼里，这婚姻大事不知要拖到何年何月哩！

陈阿贵已把两只凳子提在手里，见吕玉环发呆，招呼道：“吕小姐，戏大概已经开场了，快上船吧！”

“噢。”吕玉环急忙收回神思。

三人上了小船。陈阿贵在船艄上左一橹右一橹使出浑身力气，吕玉环和梅香坐在船舱里看着沿途春光，心里都很兴奋。

当小船摇到看戏的地方，他们心里又发起了毛。原来，大大小小的看戏船已不知停了几百条。大船小船犹如在他们

前面筑了一道屏障。陈阿贵长得高，踮起脚尖尚能看清远处戏船上的大概，两个姑娘却苦了，只是听得见，却看着不着。吕玉环想着自己的小姐身分尚能克制，梅香却急得猴叫了。陈阿贵只得做个老脸皮，跳到船头上去排船。他一边把船硬往里挤，一边打着招呼，推说那两个姑娘是远处来的表妹，从来没看到过戏，务请各位照顾。外面都是些赤膊小船，船上人见载着两个村姑，一个细皮嫩肉，脸蛋如莲花般美丽，身腰似柳枝般多姿，亭亭玉立，光彩照人，虽粗衣裹身，恰如同大家闺秀，另一个长得矮胖胖，红红的脸蛋，薄薄的嘴唇，显得天真可爱。他们都对这一对“异乡姑娘”产生了好感，努力把船身避开一点，让小船挤进来。陈阿贵自然又连声道谢。

小船艰难地插进两条船的地步，被前面一条高棚大快船挡住。陈阿贵想抄到它前面歇停，可那大船旁边连着的也都是大船。陈阿贵照样堆起笑脸高声打招呼，另一条大船上的船工总算给面子，拉起篙子努力撑开一点，但由于与边上的船已靠得紧紧的，只得作罢。陈阿贵见人家已尽了力，就再向高棚大快船央求。那立在船头上穿着皂色衣裤的船工模样的高大汉子，正一眼不眨看着戏文，被聒噪得心烦了，没好气地侧头喝道：“贼叫什么？有本事就飞到前面去，没本事就缩在后面吃屁！”

陈阿贵眼见只要兜到这条大船前面，就能使意中人和吕小姐一饱眼福，心里正因屡呼不应而恼怒得很，听到这种话，哪有不被勾起心火的。他不怕那富户大船气势煊赫，回骂道：“狗仗人势的东西，肯让就让，不肯让就拉倒，何必

乱喷脏粪！”粪字还刚落下，一个尖尖的篙子头已奔到嘴边。陈阿贵拳脚功底甚好，头一偏，手一伸，“白猿摘果”去抢篙子头。皂衣大汉却是用篙子的能手，手只一抖，篙子头就躲过了拿势，随接又向陈阿贵胸脯戳来。陈阿贵见这篙子刁猾得很，索性双手并用，“童子拜观音”倾力合捧。篙子头却倏然下沉，落到裤裆之下。皂衣大汉将篙子一扎，已摆成“铁牛耕地”之势，只要往上一掀，陈阿贵就有生命之忧。吕玉环欲救已迟，不由得一声惊叫。陈阿贵身体往前一冲，两只手已抓住了毛竹篙子柄，接着来个竖蜻蜓。此时皂衣大汉已然使招，陈阿贵象农夫掀稻把似的被凌空掀到了大船上，幸喜腹下要害地方一点没有碰伤。

船头上另一角立着个也穿皂色衣裤的瘦长汉子，他见对方竟能躲过那么厉害的招式，也就顾不得看戏，乘阿贵立脚未稳，箭步蹿上，兜肩窝就是一掌。吕玉环望着又是一声惊叫。这次陈阿贵来不及躲避，肩窝上重重地挨了一下子，趑趄几步，跌在船头上。先前动手的皂衣大汉看到了，马上丢掉篙子，饿虎扑羊般冲过来。

梅香刚才看呆了，这时明白过来，急得直跺脚。吕玉环眼见陈阿贵处境危险，再也顾不得许多，嘴里喊着“不许伤人”，身体从船舱“旱地拔葱”而起，迅即飘落大船船头，起左脚朝那弯腰拿人的皂衣大汉腹部只一钩，他也象个稻把似的被掀了起来。

“好腿力！”旁边船上那些掉转目光看“武打戏”的人不由得喝起彩了。

几乎同时，比同伙狡黠得多的瘦长汉子已暗使铁腿，朝

姑娘背后狠狠踢来。这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梅香都急得哭出声了。吕玉环却象背后长着眼睛，反手一捞，捉住了对方脚踝，接着一提一送，瘦长汉子也跟陈阿贵一样跌个倒栽葱。

吕玉环见险象已解，不敢伤人，俯身去搀伤得不轻的陈阿贵。

“噗噗噗”从后面跳来四名护院打扮的人，身形之矫捷，自非刚才那两个船夫可比。为首的喝道：“好只野辣椒，竟敢班门弄斧。我们也来领教领教你的厉害！”说完，一招“黄龙探爪”就要擒拿。吕玉环一时来不及接招，倏即一扭腰枝往斜里避去。那边角上立着的人以逸待劳，立即用“鹞捕鹁鸪”的招数擒拿。吕玉环早做着提防，双手一掀“白鹤亮翅”，迫使对方抽手退后。左右两个护院看着按捺不住了，同时抢步而来，一个用“紫燕衔泥”抓她头上发辮，一个用“豺狼叼羊”拽她胳膊，都是出招迅疾，手法老到，叫对方防了这头顾不到那头。吕玉环只怕真被抓住查出身分，心里一急发出狠劲，吼叫着双脚拔地而起打个斤斗，在船头边上立住。可她还没来得及喘口气，那首先动手的护院又朝她使出了擒拿手法。她只得倾力应付，一招才解，另外三人跟着也到，把她团团围住了。

吕玉环想尽快脱身，她把师傅所授白猿拳法中的精妙统统用了出来，真个腾跳轻灵，出手凶猛，犹如山中猿猴！可就是这样，还是几次差点被拿住，急得她粉脸通红，香汗沁背。

后面船棚楼座里，一个蓄着小胡须、商人打扮的五旬老

人，正伴着一位年纪稍长、也蓄着小胡须、精神奕奕的富态客人看戏。初时他们只把那当作水面上常见的船工斗殴，并不在意。待到打得久了，也就认真起来，老头默视了一下，正想发作，那富态客人朝他轻轻说了几句，他马上转颜，朝侍立旁边的那个长得似是孱弱的中年护院说：“别让他们把她弄伤了。你去把她叫来，我有话要问。”

“是！”中年护院答应着，轻轻一纵，已跳上船头，吩咐道，“你们都退下！”

那四人见护院总管出场，乖乖退后。

这时候，陈阿贵早忍着疼痛回到自己的小船上。梅香安置他躺下后，又紧张地注视着大船上的角斗。她见那四个身材彪壮的护院退开了，连忙喊：“小姐，你快回来！”话刚出口，她自知失言，但为时已晚。

吕玉环知道露出破绽，心慌意乱地就想奔回自己船上。那护院总管见状，拔出烟管一挡，说声：“请慢！”

外行人不明这烟管的厉害，吕玉环却看出人家用的是上乘点穴手法，如果自己起脚跳腾的话，烟管一转，想点哪个穴道就能点到那个穴道。她只得沉身立停，也很和气地说：

“你老多包涵，我是被迫上来救人的。现在人已伤成那样，你就让我们送他回去找郎中吧。”

“好说，好说。”中年护院见对方知道自己的厉害，就没使手段，漫应着点了点头。“可我们老爷有话要问你，你总得让我交差。”

吕玉环最怕这着棋，哪里肯过去。正僵着，船棚楼座里的老头手一招开口了：“喂，你是谁家女公子乔装改扮的？”

只要说出来，就让你回去。”

吕玉环被逼急了，索性犟嘴：“别听她瞎吹，我哪是小姐，只是种田人的女儿！”

“哈哈，”老头在楼座上笑了，“你还想骗人，农家女的皮肤能这样白嫩？快说实话吧，老夫说不定与令尊大人还是同僚呢。”话出口，他也觉着失言了。

吕玉环听出这商贾模样的人竟是个官，既惊且怕，不顾一切纵身便跳。护院总管一时没有提防，想用功夫，对方已落到小船头上，急得他就要追上那船。

老头又把手一招，说：“且莫吓了这姑娘，随她去吧！”护院总管只得罢休。

吕玉环惊魂甫定，跳到船艄上去摇船，可她哪里会。陈阿贵看着，挣扎着想起来，梅香按住了他，说：“你别动，我小时候在家里时也会摇的。”她跳过去把橹接过去。

别的看戏船上人心里都很同情他们，几个小伙子主动帮着把船退到外面。有的甚至想帮助摇，见矮胖姑娘有点路数，被叫作小姐的那位姑娘又执意不让，才作罢。

梅香掉了几次橹头，慢慢熟练了，一边急急地推着扳着，一边问蹲在陈阿贵边上的吕玉环：“小姐，你认识这个老头子吗？看样子倒还算客气。”

“嗯……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吕玉环茫然若失，心里象十五个吊桶打水似的七上八下。这时她真懊悔没听父亲的话。刚才大闹了一场，那官家真会善罢甘休吗？

第二回

追女儿主遭祸殃 拦小姐仆受挫折

吕玉环和梅香安置了陈阿贵，从后门溜回家，幸喜没被老爷发觉。吕夫人见女儿果然没多久就回来了，倒也高兴，还问看到了什么戏文。吕玉环胡乱应付了几句，推说走累，懒洋洋地回闺房去了。

吕玉环多了份心思。中午吕夫人虽然命厨房多烧了几样菜，吕玉环却食不甘味，只略微吃一点就又回房里去了。梅香则在饭后偷偷溜出去照料陈阿贵。

窗棂外依然春光溶溶、游人如织，戏文锣鼓在中午停止不久，又响起来了。吕玉环再也不做游春梦了，她心灰意懒地钻进锦被睡起了午觉。开头哪里睡得着，过了好久好久才勉强进入梦乡。

“小姐！小姐！”吕玉环听着梅香急急的呼唤，以为又象往常那样送桂圆莲心汤来了，可睁开眼睛，却看到胖丫头一张焦灼的脸。

“小姐，不得了啦！上午那个假扮商人的官来拜访老爷啦……”

“你……你怎么知道的？”吕玉环急忙掀开被头坐起来。

“我给阿贵喂了药，正在厨房里煮桂圆莲心汤，听说苏州织造和英大人来访老爷。心想，老爷削职回乡后，芝麻绿豆大的知县官都没进过门槛，堂堂织造大人怎么会来？生了好奇心，便走出去偷偷一窥。啊呀，原来正是上午那个官，大概是赶来向老爷告状的。噫，这老官真坏，当面假客气，暗中却给我们难看。小姐，你看怎么办呢？”

吕玉环一听人家的名头，早已吓得六神无主，哪里还想得出主意。她既生长在做官人家，当然耳濡目染官场的一些事情。苏州是大地方，衙门多，官也多，巡抚、道台、知府、知县、学监……大小乌纱帽不下几十顶，自己父亲最忌怕的，却是苏州织造和英。和英是满族官员，名义上负责苏州地界上为帝王家织绸造布的事。那时，清廷所用衣料倒也主要是由苏杭一带供给的。可士大夫都明白，贵为雍正亲信的和英干这件事，主要以此为幌子，用一双警惕的眼睛，监视着文化最为发达的苏州士子的举动，一获异端，立即密报。当地士大夫哪有不对他畏之如虎的？吕玉环想着来者的厉害和上午所干的事，脊背都冒冷汗了。

梅香见小姐差点吓成一段木头，反而安慰：“我看老爷知道了，至多把你骂一顿，让我挨几下竹板，况且，还有太太帮我们说话，何必这么急呢！”

“咳！”吕玉环叹口气，“那苏州织造要是只告我俩的状倒好，恐怕他要在老爷身上做文章呢。”

“不会的。要是那样，他该派大老爷来审。”

“这就是人家的厉害啦。听说他是只笑面虎，抓到你的错处，不把钱财榨光，是不肯下最后定手的！”